

日本经典文库

牧神的午后

〔日〕北杜夫——著

曹艺——译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本经典文库

牧神的午后

〔日〕北杜夫

曹艺



人民文学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7-9256 号

“HYAKUGAFU”, “BOKUSHIN NO GOGO”, “KYÔSHI”, “TAMESUKEOJI”, “MOGURA”,
“IJWARU JÛSAN” and “TAIGA SHÔSETSU” by Morio KITA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76, 1977 under the title “KITA MORIO ZENSHÛ”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opyright © Kimiko SAIT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imiko SAITO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牧神的午后/(日)北杜夫著;曹艺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日本经典文库)
ISBN 978-7-02-013709-1

I. ①牧… II. ①北… ②曹…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3052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王皎娇
封面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35千字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6.75
版 次 2018年7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709-1
定 价 3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001	百蛾谱
009	牧神的午后
033	狂诗
079	为助叔叔
119	鼯鼠
175	刁蛮爷爷
183	大河小说
206	译后记

百蛾谱

生病卧床的第三天，男孩低声问道：“什么时候能吃上梅干呢？”他的饮食全由母亲料理，淡而无味。母亲有意避开儿子的目光，用若无其事的口吻说道：“梅干呀，再过十天吧。”男孩默默地点头，目光转向天花板上的木材纹理，眼神黯淡迷离。

自幼体弱的男孩对疾病亲切有加。他喜欢体温表那上下起伏如闪电的红色折线，喜欢透心凉的冰袋，喜欢枕边药瓶里淡黄色的药水。就连由发烧催生的倦怠感、隐隐作痛的躯体，甚至病房中特有的潮湿气味，他都喜欢。当然还有食物。为什么一旦生病，平时不受他待见的梅干，都变得如此鲜艳美丽？——男孩把大颗梅干轻轻搁在白白的稀粥上，看一轮让人心疼的姣丽红色在表面洇开。只要一发烧，我就能体验这个不可思议的秘密。这次不同了，我都觉得自己生了大病，再看爸妈和大夫的神色，就知道不是感冒之类的小病小灾。怎么不给我吃梅干呢？男孩以为生了病就得吃梅干。眼下，既看不到梅干的血红颜色，又尝不到那让人皱眉闭眼缩脖子的酸味，心里空落落的。他不知道自己患了急性肾炎。大夫叮嘱过他的父母，不能给他吃刺激性的食物和蛋白质。很奇怪，那位大夫浑身雪花膏的气味，而脸长得像海豹。

十天过去，男孩还是没吃上梅干。别说十天了，半个月过去，一个月过去，男孩的伙食依旧是没咸没淡的东西。有一种专供肾病患者食用的无盐酱油，一股古怪的药味。男孩

没发一句牢骚，咽下平淡的食物，便乖乖地躺下。时光流逝，一日复一日，单调而平缓，没有痛苦，没有热度。男孩把天花板上的木纹数了一遍又一遍，看着隔扇门上阳光游弋，渴望尝一口梅干的酸味——对此断了念想之后，男孩向往斑斓夺目的色彩了。暑假，那时自己挺健康的，学校布置了采集昆虫的作业。采集来的昆虫里，有浑身黑色、体型很大的凤蝶，有琉璃色的蛱蝶，还有长着红色下翅的天蛾。疾病，让男孩的心深深沉沉，翅膀的形状、鳞粉的闪亮光泽，都美得不似这世间之物。他赶忙让母亲取出标本盒子，仰面躺着，双手捧住标本盒，透过冰冷的玻璃盖板看盒内的藏品。然而他失望了，巨大的心灰意冷。盒子里，蝴蝶也好，蛾子也罢，都发了霉，或被虫子侵蚀，让人心寒。触角或折断，翅膀或歪斜。太惨了。都怪我，没放驱虫剂。男孩哭丧着脸。我要再去采集一次，做一盒漂漂亮亮的标本。紧接着转念一想，现在是冬天吧？才十二月？再说我还起不来呢。想到这里，男孩抬眼望着天花板，视线因泪水而模糊。天花板上，早已了然于胸的木头纹理，正勾勒出陈腐的图案。

一天，男孩的心情很好。大夫告诉他，小便里蛋白大大减少，能吃些鱼类和瘦肉了，还可以稍稍坐起身来。开心事不止一件，父亲给他买来一本美丽的书《昆虫图谱》。男孩用他那白皙纤细、微微颤抖的手指翻着书页，一边吸入沁人心脾的墨香，心情激动，只因图谱上各种珍奇的昆虫形姿。他看得入神，昆虫的日本名下面横写着学名——乌鸦凤蝶。这种金灿灿的凤蝶，原来叫乌鸦凤蝶呀。乌鸦凤蝶是它在日本的名字，那么，它的学名呢？帕皮里奥·皮亚诺·加波尼卡，

多么庄重，多么尊贵，多么高高在上！帕皮里奥……不是有帕皮里奥雪花膏吗？给我看病的大夫，身上总有雪花膏的气味。对了，为什么那位大夫长得像海豹呢？《昆虫图谱》男孩看了一遍又一遍，几乎要把每一页记住：这只大得离谱的甲虫叫长臂金龟，产于台湾岛，不是说去采集就能去的。这只让人联想到妖精的蝴蝶叫浅黄斑蝶，日本本土就有，多美的蝴蝶啊，运气好逮到它，能让我乐得不停打嗝吧……其实男孩更喜欢蛾子。疾病，让男孩的心变阴沉了。相比蝴蝶，蛾子更压抑、更沉郁、更深不可测，这反倒牵惹着男孩。《昆虫图谱》卷末的附录里，有昆虫的采集方法。其中一种叫“灯火采集法”的，在树林里展开一块大白布，点燃一盏明晃晃的乙炔灯，就会引来成百只蛾子，它们或停留在白布上，或在灯火四周飞舞。我趁机挥动捕虫网兜，蛾群四散而去，鳞粉反射灯光，毒壶里，蛾子越积越多，直到装满……男孩幻想着，仿佛遥望远方的目光饱含热意，熠熠生辉。

父亲把烟蒂戳进火盆的灰烬里，目光挪到男孩的脸上。睡熟了？男孩双目紧闭，睫毛尖儿微微颤抖，扭在一边的嘴唇间，不规则的气息进进出出，令见者生怜。眼睛下方的凹陷因病显得憔悴，该不会是发烧了吧？父亲把手轻轻搁在男孩的额头上，挺烫手。以往不是好好的嘛，今天怎么……不过看他睡得挺好，应该没什么大碍，再说大夫今天会来。父亲下意识地摩挲火盆的边缘，任由思绪蔓延。这孩子最近变了，多么天真的眼神，时常盯着远处，仿佛在探视着什么。再说这本《昆虫图谱》，摊开在儿子枕边的这本书。儿子以前有那么入迷过吗？是不是疾病具有把人的心灵引领进精神世

界深处的作用呢？父亲的视线缓缓地从炭火移到腕表上，又望了望窗外，不禁咋舌。雪。灰暗的天空细雪飘洒。到出门时间了，还要开会。这就出门了呀。拿着火铲走进房间的母亲赶忙去取父亲的外套，父亲不紧不慢地对背朝他的母亲说道：“孩子发烧呢，留心点。”

周遭一片朦胧。这是雾吗？男孩环顾四周，睡眠惺忪。树干被苔藓裹得严严实实的老树伫立在黑暗中。不知何时，男孩身处树林中，宁静沉寂的夜。我怎么来这儿了？迷路了？猛然回神，眼前一块硕大的白布，显然是灯火采集法的工具。男孩心跳加速，乙炔灯呢？不出所料，已然准备妥当。乙炔灯紧挨着白布，男孩毫不犹豫地点燃乙炔灯，亮如白昼，逼退四周黑暗。苍老的树肌，曲折的枝干，从黑暗中浮现，阴森如鬼魅。男孩坐了良久，仿佛受了惊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突然，低沉的振翅声传入耳鼓，黑影掠过光幕，发了狂似的打着旋，白布轻轻摇晃起来——一只不知名的蛾子停在白布上了，男孩定睛注视，心头小鹿乱撞。不出所料！身体肥圆、翅膀尖尖的硕大蛾子，正一动不动地停在眼前那明晃晃的白布上呢。安静！别出声！什么品种？男孩懂的，是天蛾。《昆虫图谱》的第二十二幅插图就是它。一条色泽鲜嫩的绿色线条纵贯它的背部，腹部是娇艳的黄色，瞧它那双发出暗淡光泽的复眼，肯定在窥探我的动静。安静！别出声！下一步该怎么办？拿出网兜来吧？还是放倒毒壶？正犹豫，又飞来一只美丽的蛾子，翩翩飞舞于乙炔灯四周。什么品种？这我也知道。白灯蛾，百分之百是。纯白的翅膀，点缀于腹部的红色纹路，卓尔不群的优雅。我看了多少次白

灯蛾的图片，叹了多少口气啊。哎呀，又一只来了，是尺蠖蛾，一定是那种叫“直脉青尺蛾”的……没过多久，男孩的思考能力就被完全剥夺了。无数蛾子向他飞来。天蛾、毒蛾、枯叶蛾、天蚕蛾、尺蛾、灯蛾、螟蛾——所有的蛾子围绕灯火飞舞，绚烂夺目，大饱眼福。蓝色的蛾，黄色的蛾，红色的蛾，还有透明的蛾子——精疲力竭的它们落在白布上，让纹路奇特的翅膀得到放松。它们小小的复眼燃起来了！像红珠子，像绿珠子，金色的，银色的，齐齐注视男孩，美得让人心里发毛。酩酊的感觉蔓延开来，男孩头昏目眩。他浑身颤抖着，而肢体不能运动，仿佛遭人五花大绑，随时可能昏厥过去——目光却始终被眼前所见牢牢牵拉住，出神入迷。疾病赋予男孩以透视的能力，让他视野开阔，使他目光深邃。蛾子们耀目的鳞粉流淌过男孩稚嫩的心灵，摩挲它，戏弄它，无休无止。男孩精疲力竭，气喘吁吁，他的眼眸却洞悉了一切。不经意间，夜蛾的群体发生骚动，愈演愈烈，翅膀卷起漩涡，光和色彩四散飞溅，将男孩包裹起来，男孩被迫闭上眼睛，脑袋突然耷拉下来。神志模糊，朦胧间，他还能感觉到周身尚有无数夜蛾振翅飞舞。一个念头掠过，我快要死了吧，和这些蛾子一起死。

……男孩苏醒了。难道是梦？果然，现在还是冬天，窗外的雪纷纷扬扬。天花板上，依旧是那熟悉的暗淡木纹。醒了呀？刚才做噩梦了吧？耳边传来母亲的低吟，她来接男孩的小便。烧退了。母亲的手搁在额头上，男孩撒娇似的皱起眉头，满脸疲惫。我这不是好好的嘛。母亲的体贴让他害羞。不经意间，大概是一个愿望实现了吧，另一个淡出脑海的愿

望突然格外强烈。男孩直直望着母亲的~~脸~~，兴冲冲地问道：“什么时候才能吃梅干？”“梅干呀，再过十天吧。”母亲脱口而出，马上意识到自己失言了。男孩也后悔了，不该这么问。“今天大夫要来的吧？”男孩转移了话题。浑身雪花膏味的大夫要是允许我吃些别的该有多好。对了，为什么大夫的脸，长得那么像海豹呢？

牧神的午后

I

牧神潘睁开了眼睛。

究竟睡了多久？仿佛只是小睡了一会儿，又像是人事不省，蒙头大睡了两三日。潘缓缓起身，尽情地伸了个懒腰，揉着惺忪的双目，看了看四周。

最先跃入眼帘的，是那久违了的植物绿。目光随后触及一线清冽的泉水，在世外桃源阿卡迪亚（Arkadia），这种泉水很常见，是悄然渗出地表的地下水，在地面嬉戏一阵后，不知又会隐没在何处。这儿是树林中的一小片开阔地带，潘躺在地带中央，一棵枝繁叶茂的橄榄树下。

潘抬眼仰望。耀眼的阳光欢跃于橄榄叶上，叶片仿佛一片青花瓷，反射出银绿色的光辉，光线又透过枝叶间的缝隙，照射在潘身上，形成斑驳的光斑。天空澄静透彻，一望无垠，太阳神希路士（Helios）驾驭的神圣火之车翱翔于天际。

现在是中午吗？

无风。

闪亮的微粒充盈于大气，万物灿灿。空气凝固了，一丝风也没有，万籁俱寂的阿卡迪亚正午时分。树叶凋垂，丛生的羊齿类植物纹丝不动，就连泉水都屏住了呼吸，停住了咕啾轻响。

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游移的森林气息融入方醒时的慵

懒心境，唤回犹未散尽的梦。潘拾起掉落在脚边的芦笛，静静端到嘴边。

他仍旧睡眼迷蒙，种种幻影隐约浮现在脑海里，淡进，淡出……不知不觉地，轻微的旋律开始响起，不是歌声，而是低语的旋律、稍纵即逝的魅影。笛声渐渐高亢，轻轻拂过草木、水面，愈远愈低……那是树灵回声的反复？缪斯（Mousai）唇边的低吟？还是轻柔地和着芦笛声摇曳着消融的旋律？抑或是阿卡迪亚森林的呼吸？

微风起，应和笛声吗？树叶微颤，喧嚷波及开去，林中树木不约而同地招摇起来。泉水潺潺，草丛中沉睡的昆虫振翅，空气共鸣……笛声愈发高亢。光影斑驳之间，银灰色的旋律流淌蔓延，酿出一幕幕多彩的幻景。那是水的精灵吗？雪白通透的裸体沐浴于秀木后，若隐若现。莫非是美神维纳斯的姿态？迷人而朦胧飘忽的乳白色，模糊且难以捉摸的欢乐，亦结亦解，若即若离。优美的旋律缭绕不绝，不久便达到最高潮……不知不觉间，女神的幻影已然消逝，笛声倦怠，时断时续的终曲后掐断了最后一丝声气。

潘依然沉醉于幻影中。这个半兽神，丑陋的男子——长须，额头长角，长着山羊的蹄子和尾巴——没身于香草的芬芳中，磐石般久久不动。现实？梦境？钩鼻、多毛的神不可能区别，也不想区别。莫非一切都是梦？

潘从冥想中脱身，移开搁在嘴边的笛子，抬起头来疑惑地望着前方。

微暗的树林深处，有人拨开草丛，朝这边走过来。那人头戴怪异的褪色帽子，身披脏兮兮的公山羊皮斗篷，且肥胖

无比，浑身上下无一处瘦肉，走起路来气喘吁吁。闪亮登场谈不上，但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迈达斯王（Midas）。

弗里吉亚（Phrygia）——小亚细亚西海岸的繁荣国度，出产大理石和黄金，绝大部分国土是不毛的岩石山，山谷中却盛产葡萄。迈达斯正是那儿的君主，他在正统神话中的形象被后世饶舌的诗人们歪曲，把他演绎得高大伟岸。关于迈达斯王有这样一个故事：

迈达斯王喜好黄金，狂热地爱好黄金。他只要听到黄金相碰的声音，心中便幸福漫溢；他凝神欣赏着黄金厚重的光泽，眼神痴痴傻傻，目光灼热，心地纯真而善良。酒神巴克斯（Bacchus）赋予他点金的能力——所触之物皆成黄金，迈达斯王的喜悦超乎想象：飞奔至果园，捡起地上的石头，石头变成了金子；要从树上摘下苹果，堪比赫斯珀里得斯花园中神果的金苹果赫然出现于枝头。迈达斯王辗转快跑于广大庭院，将其中的玫瑰花一朵不剩地点化成黄金。就餐时间，面包在迈达斯王的手指接触到它的瞬间重量剧增，并且硬得难以咀嚼。酒亦不能下喉。甚至他的爱女都化成了一尊黄金立像。迈达斯王在狼狈与绝望中向巴克斯祈祷，请神灵把他从这场黄金带来的灾难中拯救出来。用帕克托洛斯河（Pactolus）之水沐浴后，他终于从一番自作自受中解脱出来。此后迈达斯王豹变，对黄金恨之入骨。一如他当初受黄金魅惑不能自拔，如今的他一门心思地憎恨一切财富，成为森林之神——潘的崇拜者。他甚至逃离宫殿，不远万里来到阿卡迪亚侍奉潘。

憨直的迈达斯王形影相随，事事模仿潘。他舍弃珠光宝